



# 掏鸟窝

◎李运明/文 李松涛/图

小时候,我们可喜欢掏鸟窝啦。除了喜欢掏墙洞里或者屋檐下的麻雀窝,我们还喜欢爬树去掏鸟窝。

记得曾经有小伙伴给猜过这样一个谜语:树上有一个碗,三天三夜下不满。我抓耳挠腮想了半天,也不得其果。直到他说出谜底,说是“鸟窝”,我才恍然大悟。

我们喜欢掏斑鸠。斑鸠和鸽子长得差不多,温良可爱,舒朗的天气里,喜欢站在高高的树枝上咕咕地啼叫。斑鸠总爱把窝搭在繁枝密叶中的枝杈间,几根短枝看似随意地一搭,里面简单地垫上一些布丝草叶或者羽毛,这样很不容易被发现。听到斑鸠经常在哪儿叫,我们就循声轻声轻脚地前去观察。有时,要跑多次才能够发现鸟窝。一旦发现鸟窝,看到鸟窝里有斑鸠,才去掏。掏鸟者脱掉鞋子,将起衣袖,呸呸,往手心里吐两口唾沫,然后抱起树干,轻舒猿臂,款扭狼腰,上攀下蹬,如猴子一般敏捷地往上蹿。爬到树半腰,这时扑棱一声,鸟窝里斑鸠惊恐地飞了起来,这是正在孵卵的斑鸠,是捉不到的,掏鸟者只能无功而返。

掏斑鸠,一般掏的是雏鸟。如果看到鸟窝里有斑鸠探头探脑不安分地瞅来瞅去,不时发出咕咕的低鸣,这大多是雏鸟了,它在等待着父母觅食归来。掏鸟者噌噌地往上爬,到了枝叶间,他忽然停止下来,左顾右盼,以免有马蜂窝,会遭到马蜂的袭击。待确认安全了,他才又继续往上爬,鸟窝里的雏鸟早已惊恐不已,几欲振翅欲飞,无奈羽翼未丰,只得束手就擒。我们会把掏得的斑鸠养在鸟笼里,用高粱或者小米精心地喂养。

颇具挑战性的是掏麻喳喳子。麻喳喳子,一天到晚喳喳地叫,吵得人心烦,更恼人的是,春天养小鸡的时候,它偶尔还会伤害小鸡。所以,它很是不讨人喜欢。我



曾经探讨过麻喳喳子的学名,直到后来,才把它和喜鹊对上号。可它根本不像书画里描述的,是报喜的信使。麻喳喳子喜欢把窝搭在高高的杨树梢头,用树枝一圈一圈地精心构筑而成,窝很大,远看仿佛是一个坛子飞上了半空,站在树下仰望,也让人望而生畏。

要掏麻喳喳子窝,必须身轻体健,胆大,心细,机灵,而且爬树的技术出类拔萃。不管谁上去掏,起初,往上爬时会很顺利。待爬到树半腰,麻喳喳子意识到威胁近在眼前,开始围绕着鸟窝翻飞不停,发出喳喳的尖叫。要是你再继续往上爬,为了保护鸟窝,麻喳喳子伺机对侵入者发起攻击。如果不是预先穿了长衣长裤、戴了草帽,做好防护,恐怕真要难以防范了。这

时,就要一手抱着树干小心翼翼地往上爬,另一只手臂挥舞着驱赶麻喳喳子。

终于爬到鸟窝了,麻喳喳子在周身上下更加疯狂地翻飞着,发出凄厉的惨叫。掏鸟者迅疾地伸出手去,一下一下把鸟窝拆掉,覆巢之卵或者待哺幼鸟从高空骤然落地,只留下麻喳喳子父母发出最后的哀鸣。

在树上做窝的鸟除了斑鸠、麻喳喳子,还有黄鹌、黄莺等一些鸟,不过黄鹌、黄莺的窝更难以找到,所以我们爬树掏的大多是斑鸠窝和麻喳喳子窝。如今想来,那时掏鸟窝,尤其是掏麻喳喳子窝未免有些太残忍了。好在现在已经很少有掏鸟窝的了。

温馨提示:《童年趣事》每周五刊发

# 庄子是个“杠子头”

◎阿土

说庄子是个“杠子头”,可能对这位老老乡有点不恭了。不过,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,只是古往今来没谁敢这样说罢了。为啥?怕他给“杠”上了呀。不过,庄子抬杠是看人的,不是逮谁杠谁的那种。庄子好与熟人抬杠,善于同名名家高手辩个高低。至于我嘛,他老人家不会为此找茬的。

“濠梁之辩”是个有名的案例。“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多快活呀。”“你又不是鱼,咋知道鱼是快活的。”“你不是我,咋能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活。”“我不是你,是不知道。你不是鱼,你也不知鱼的快活呀。这就扯平了。”“没扯平,你一开始就说我怎么知道的,我在这濠梁上知道的。”这是庄子与惠子的一次“抬杠”,没有头赢二赢,算是平手吧。

老朋友惠子曾说庄子“满嘴跑火车”,净说些“大而无用的话”。庄子这就“杠”上了:你说“无用”,我就给你说说是“无用”还是“有用”。你站在那儿,就你脚下那块地“有用”吧。那把你脚旁边的土地都挖掉,挖得很深很深,深见“黄泉”,看你还不能站住脚?你还说“大而无用”?这回算是惠子“二赢”了,有用无用总是互为关联的,大有小的用处,小有小的用处,能明白这一点也算是有了正确的“群众观”呢。

庄子的“嘴不饶人”是有名的,损起人来是不用打草稿的。有人悄悄地告诉惠子,说庄子想与惠子你争“相位”。惠子还信以为真,心神不定,坐卧不安,还派人满城找庄子。庄子奚落了惠子一顿:是有一只鸟从南方飞来了,这鸟只喝干净的水,吃干净的食物,停歇在干净的地方,你别拿你手里的那只死老鼠来吓唬我这只鸟了。在庄子那里,所谓的圣人、智者形象都不咋的,那些四肢不全的人都比所谓的“高大全”有见识。庄子的“损人”,按司马迁的话说,叫“剥削儒墨”,先秦诸子百家,那些所谓的“当世宿学”没有不被庄子奚落过的。“民有庄周后世风”,估计乡间那些爱叨嘴、肯抬杠、会讽刺人的主儿都是庄周的“爱徒”吧。

爱抬杠的人总是不受欢迎的,古今皆然。历代帝王对庄子是“敬而远之”的,只有唐朝的玄宗皇帝曾诏封过庄子“南华真人”。比起庄子嘲讽过的孔圣人,庄子的“沐浴皇恩”只是“小概率事件”而已。一般人不见得庄子也是有原因的,人多朝前凑向上挤住高处爬,争是主流,斗是方式,夸夸其谈是家常便饭,庄子却讽刺那些爱争爱要爱哭爱闹的人如“过江之鲫”,如同“舔痔”邀功,这能不得罪人吗?

抬杠是一种机巧,一种智慧,一种幽默。生活之中,熟人之间抬抬杠,斗斗嘴,取取乐,倒也是一种乐趣,给平淡无奇的生活“加点料”,倒也无可厚非。关键是你跟谁抬杠,跟尊者长者及单位领导抬杠,那叫“顶嘴”、“犯上”,是懂事,是不知道啥。轻则挨熊挨骂招扇烟,重则遭冷眼,编入另册,打入冷宫,得个“不可重用”、“永不录用”的口谕就毁了。

靠“抬杠”千古留名的只有庄子了。庄子的“抬杠”不可学,一般人学不来,学不好会落个“杠子头”的名声可就不好混了。不信,看看你周围那些爱抬杠的人如今都混得咋样?

(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初稿,有改动)

温馨提示:《三谭记》每周五刊发

# 夏日修行

◎袁林

切都被这发疯般的太阳蒸干耗尽。只有借助丝丝缕缕的冷气,才能盘活一点枯竭的思想。天天桑拿,日日烧烤,这鬼天气真比孩童时代热多了,是换了一个太阳?还是自己上了点年纪,再经不起酷热?

这样想来,忽然觉得自己还是蛮幸运的——学生时代,在最热天气里,总在放假,那时,每至炎夏,好像总在池塘里戏耍,在小树林里玩闹。夜里,和小伙伴一起,躺在屋后的大操场上数星星,讲故事,纳凉风,安然入睡,丝毫不觉得炎夏的淫威,盛夏时节,更像是一曲如歌的行板。

成年后,好运仍在继续。工作性质原因,每至酷暑,也总有假期。这样,就不必在酷热中拼命,正好借此修身养性。可幸福之余居然产生一些幸福的烦恼,滋生出一些矫情和闲愁。它们累积起来,环环相扣,自然就有些对人生的误解,对对象的错觉,甚至是对生命的恐惧。如这怪异的天气,不期而来,笼罩于头顶,盘桓于心间,挥之不去。虽已届不惑,可各种莫名之“惑”接连而来,一波接一波,波波相连,让我苦不堪言。

就像现在,明明自由了,却不要自由;明明轻松了,却总在捡拾包袱;明明摆脱了枷锁,还时不时思念枷锁,甚至要给自己找上一堆枷锁。

这真的很怪异,很莫名,毫无厘头。在我看来,生命如此无常,无序,好多时候就是阴差阳错。一念之间,简直是无

法言说,无理可讲。更多时候,生命又是如此有常,规整,循规蹈矩,简直是无须言说,只要有慧根,有通透的佛性,就能各自领悟。

禅宗里曾不止一次地告诫世人:排除一些,看破一些,专注一些。才能让精神自如,给生命减负。

眼下的种种闲愁、不快,多与贪、欲关联。欲望是无穷无尽的,满足了这个欲望,那个欲望就会冒出来,从此沉沦,永远不能自拔。

只有节制自己的欲望,减少杂念,才能让心灵真正意义上沉静下来,让自己在欲海中脱身。

这样说来,似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思想悖论:无欲是无求,烦恼是没有了,但是又何来快乐呢?心如死灰,如枯井,百无一念,人生诸多体验便会荡然无存,生命亦会索然无味。所以,人生无论在哪一阶段,还是要有有所求的,适度所求,进退有度,收放自如,能在有求与无求的状态下随意进出,才是一种完满的修行。

就像这个夏季,如果只有屋内的苦修,刻意的冥想,哪有戏水的快乐?哪有游览的开阔?何来会晤友朋的放松……

算了,这个季节早已让人头脑昏聩,烦乱。时已立秋,还是捧上一卷南华,忘掉外面的温度与杂音,静静享受自己的四十个盛夏,说不定自会有另一个清凉世界。



有这样一个故事,曾经有人向马祖禅师请教如何修行,马祖禅师答:饥来吃饭,困来眠。

这个人就很奇怪,说,其他人也是这样做的啊,难道他们和你一样用功?马祖回答说,不是的,他们吃饭的时候想着睡觉,睡觉的时候想着吃饭。而我,吃饭就是吃饭,睡觉就是睡觉,所以不一样。

本来,我是指着这个故事在夏日里修行的。

因为,这个季节,在我看来,少有诗意,也少有美学意义的情致。除了星星点点凌波水上的绿荷红花,群起竞歌的鸣蝉,午后或子夜骤起的几场暴雨,及或早或晚的满天霞云……除此之外,总是很寥寥。

人们常说的消夏,于我而言,却有些挣扎,有些煎熬,夸张一点,甚至有些苟延残喘。别说倾诉,连思想也是迟滞的;别说抒情,滚滚热浪里,语言都少得可怜,一